

象数与义理之间^{*}

——试析京房易学中的“有”与“无”

史怀刚

【提要】京房将“有无”引入易学，他以阴阳解“无”，以五行论“有”。阴阳之道作为不可见之“无”，通过五行，而展现为可察可观之天象变化，从而转化为“有”。京房即以此易道沟通天人，发展了董仲舒所开启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现出丰富的义理内涵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有无 阴阳 五行 易道

【中图分类号】B23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1—0030—05

“有无”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主要范畴，它既是先秦道家哲学的核心观念，也是魏晋玄学家所争论的焦点。处于先秦与魏晋之间的京房对“有无”的阐释有其独特性，他以阴阳五行学说与“有无”范畴相接通，纳五行于卦爻之中，并通过阴阳消长、五行循环，生动地刻画出了“日月终天，往来不穷”的天道循环图式。虽然京氏易学被历代解易者定义为象数易，但通过钩沉其思想，亦可以看出在京氏象数易学背后有着丰富的义理内涵。

一、阴阳解“无”：京氏易的形上基础

余敦康先生认为，京房是最先以“有无”范畴来解易的，他说：“这种有与无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哲学史上反复讨论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本质隐而无形，现象显而可见，魏晋时期王弼、韩康伯的义理派的易学站在本体论的高度讨论这个问题，而首先运用有无这一对范畴

来阐发易义的人应该归于京房。”^①就京房言，他是以“有无”来说明易道广大无所不备，进而阐明吉凶灾异之所本。魏晋时人则是以“有无”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他们有着不同的目标指向。如王弼在《乾·彖》注曰“夫形也者，物之累也”。“而天地虽复有形，常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岂非统用之者至极健哉！若非至健，何能使天形无累？”他认为“至健”是“有形之天”的本质，是不可见之“无”，又说“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不名天也。天以健为用者，运行不息，应化无穷，此天之自然之理，故圣人当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 JN-QN024。

^① 余敦康：《京房易学的象数模式与义理内涵》，《周易研究》1992年第2期。

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①王弼以为圣人体无，是贵自然之理，而非现象之有，所以“虽盛业大富而有万物，就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②而京房析“有无”所关注的是吉凶灾异之所由，与魏晋思想旨趣不同，从思想发生史的角度言，对魏晋思想应有启迪之功。

对“一阴一阳之谓道”，京房解释说：“于八卦，阳荡阴，阴荡阳，二气相感而成体，或隐或显。故《系》云‘一阴一阳之谓道’。”^③这里的道主要是指阴阳的变化之道。从气化流行的层面讲，阴阳相感而物生，阴阳之气为不可见之“无”，二气相感所成之体则为可见之“有”。从形上之理的层面讲，道是阴阳相对相待的过程，即道存于有无互转的或隐或显的过程中。这种解读与宋明道学家们的理解是不同的。程颐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④“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⑤从气化流行的层面讲，阴阳为有形之气，阴阳之气虽亦不可见，但其本质毕竟属于物化流行的器物层面，因此程颐以所以一阴一阳的形而上之理诠释道。与之相较，京房并没有明确区分形上之理与无形之气的区别，而是通过“或隐或显”的有无运转过程将这些思想混合其中。

京房言“阴阳升降，反归于本，变体于有无，吉凶之兆，或见于有，或见于无。”^⑥“有”指有形可见的星辰与人事吉凶，“无”指无形之阴阳变化与吉凶相生的内在义理。“有”是阴阳之道的外显；“无”是所以外显之所在。把握了阴阳的变化就把握了“无”。“且易者，包备有无，有吉则有凶，有凶则有吉。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从无人有，见灾于星辰也，从有人无，见象于阴阳也。阴阳之义分岁月也。岁月既分，吉凶定矣。”^⑦阴阳二气的变化必表现于外，所以“从无人有，见灾于星辰”；也正因此，外在的星辰灾异必反映出阴阳流行与对待，所以“从有人无，见象于阴阳。”因而《易》之所垂教，示人以吉凶，主要是教导人们善于把握这种有与无的关系，

考天时察人事而知隐显灾祥。他并没有如程颐那样进一步指出，阴阳二气还只是形而下的层面，其上还有形而上之理存在，而是发挥了《易传》的说法，探讨了多种阴阳二气的变化之道，如“阴阳交互”、“阴阳相荡”、“阴阳相争”、“阴阳相合”、“阴阳升降”、“阴阳消长”等。^⑧

京房以阴阳对待构建八宫体系，在其内部使阴阳二气流行亦得以彰显。在每宫八卦的安排上，京房以爻变为单位，每宫各卦，从本宫卦始，通过爻变，阴荡入阳或阳荡入阴引发卦变，至归魂卦形成每宫卦序。如乾宫，本宫乾卦变入姤卦时，京房云“阳极而阴生”；^⑨姤入遁时为“阴荡阳，降入遁”。^⑩与此相类，遁入否，否入观，观入剥，剥入晋，晋入大有，京房皆以阴阳变化解说爻变，他所要表征的就是宫内阴阳二气的流行。

阴阳对待流行是京房构建其易学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他丰富和发展了一阴一阳的运动形式。从宏观上看京房所描绘出的阴阳流行的曲线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也即京房所言的“至极则反”。如在解释升卦时他说：“自下升高以至于极，至极而反”，^⑪高至极端必反于下。阴阳二气的运行正是按照至极则反的方式循环往复，这种至极则反之说在阳卦与阴卦转换之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诠释渐卦时，京房言：“少男之位，分于八卦，终极阳道也。阳极则阴生，柔道进也。降入坤宫八卦。”^⑫渐卦为艮宫归魂卦，也是四宫阳卦的最终一卦，是阳之极至，因此说它为“终极阳道”，阳极则阴生，柔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上经乾传卷1。

② 王弼：《老子注》第38章。

③ 京房：《京氏易传》卷上。

④ 程颐、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3。

⑤ 程颐、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5。

⑥ 京房：《京氏易传》卷上。

⑦ 京房：《京氏易传》卷下。

⑧ 余敦康：《京房易学的象数模式与义理内涵》，《周易研究》1992年第2期。

⑨ 京房：《京氏易传》卷上。

⑩ 京房：《京氏易传》卷上。

⑪ 京房：《京氏易传》卷上。

⑫ 京房：《京氏易传》卷上。

长而刚退，因而降入坤宫八卦。可见从四宫阳卦与阴卦的转换来看，至极则反是其遵守的定则，不仅如此，这个定则在每宫的卦变中亦有具体的展现。如在诠释复卦时，他说“阴极则反，阳道行也。”^① 坤为全阴之卦，“阳荡阴，坤内卦初六适变，入阳曰震，阴盛阳微，渐来之义，故称复。”^② 京房以阴阳之气的变动模拟天道的运行，日月相推，寒来暑往，阴阳二气至极则反。他认为这就是事物运动的规则，知道“壮不可极，极则败。物不可极，极则反”^③之理，君子就要用“罔”，而不能用“壮”。“罔”即“无”，也就是君子要守其中道，不可过度。^④

总之，京房认为易即是变化，易道即是阴阳变易之道。一阴一阳交互不停，故能生生不息，道即在其中。阴阳变换，有无转化，向人们展示着吉凶的变换。而“生吉凶之义起于五行”，五行是阴阳之“无”所展现出的“有”的层面。从无到有，由有入无，京房将阴阳二气的运转刻画为物极必反的天道循环过程。并通过这种天道循环的生生不息，对人事提出告诫。

二、五行归为“有”：京氏易筮占的中介桥梁

京房将八卦与五行相配，以五行生克定吉凶祸福。他以八纯卦的基本卦象为依据，将八卦与五行配，乾兑属金，坤艮属土，震巽属木，坎属水，离属火。这与《说卦》中配法是完全相同的。八卦的五行属性又决定各宫中每卦的五行属性与之相同。如乾宫本位卦为乾为金，则凡乾宫之卦，均属金。坤宫本位卦为坤为土，则凡坤宫之卦，均属土。每卦又由内外卦组成，所以虽然就整体而言宫中各卦五行属性由本宫之本位卦决定，但具体宫内各卦又有区别。如剥卦在乾宫，因而其五行属金，但剥卦又由内卦坤与外卦艮组成，坤艮皆五行属土，剥卦的五行属性就不同于整体意义上的金了，所以京房解释为“体象金为本，随时运变”，“纯土配金用事”。^⑤

京房先以八宫纯卦与五行属性相配，继而

推之于六十四卦的五行属性，又通过纳支将五行落实到各爻位。^⑥ 所以在此意义上，爻纳支也可以说是纳的五行。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京房极大地拓展了卦爻辞的解释空间。阴阳二气以及阴阳相待之理作为不可见之“无”通过五行入卦爻即表现为可见之“有”。京氏易的筮占层面即在五行归为“有”的层面展开。他以爻变为单位，以爻变引发卦变，爻位因阴阳相推而生变化，一爻变而卦变，卦变而卦之五行属性亦变，各爻五行属性亦变，阴阳的变化通过五行属性得到了展现。京房以此来定人事吉凶，将其阴阳之“无”落入现实“有”的层面。

在京房看来，八宫每宫之卦皆以本位卦之五行属性为其五行属性，然后以一卦六爻的五行所属与本卦的五行属性论生克关系。他吸收了五行生克说，创立了六亲说。就“无”的层面看，每宫八卦皆体现为阴阳的循环往复；就五行属性看，每宫各卦亦在所属五行之内变化，从本位卦到归魂卦，一宫之内诸卦皆不可破本宫五行所属之象。以乾宫为例：乾宫五行所属为金，其宫内各卦皆以金为五行属性，阴阳相荡，随着阴长阳消，至五世而成剥卦，此时不可再变其上九之爻，否则既成坤卦，那么阳道就俱失，从五行属性来看也丧失了其五行所属，因此京房诠释剥卦为“体象金为本，随时运变”，返变其六四，成游魂卦。京房还在其五行说中吸收了五行休王说的思想，五行休王源于周秦，至汉为盛行。“王”指当令、兴旺，“休”指不当令、休退。五行依四季循环，而各有兴衰。^⑦ 五行相生起推动发生发展的作用，相克起

① 京房：《京氏易传》卷中。

② 京房：《京氏易传》卷中。

③ 京房：《京氏易传》卷中。

④ 对于京房的“物极则反”思想，可参见郑万耕先生的《易学中的物极则反说》一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该文中，郑先生认为，“物极则反”之说虽在《易传》中早有，但真正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京房，京房以阴阳二气解《易》，提出了“物不可极，极则反”的观念。

⑤ 京房：《京氏易传》卷上。

⑥ 参见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⑦ 参见刘玉建：《五行说与京房易学》，《周易研究》1996年第4期。

维持整体平衡的作用，休王则以相生相克为基础，将五行联结为一个相互交织而又主次分明的整体网络，综合起来则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有机系统。^①

其实，京房将五行纳入爻位，亦是希望表征天道的循环往复。京房纳五行于爻位是与纳支于爻位相联系的。而纳支的方法是根据“阴从午，阳从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左右凶吉，吉凶之道，子午分时”，^② 阴卦纳阴支、阳卦纳阳支之理进行的。京房据五行与地支相配的传统将五行纳入爻位。因此，可以说五行在每卦六爻中又随地支而循环。不过从根本上看，京房仍是以阴阳二气作为五行属性变化的根本。只是在具体技术的操作上，通过纳支于爻而完成这种设定。“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③ 以五行入宫，将五行纳入八卦系统，极大地拓展了易学解卦的空间。而天文中星象的运转亦可与五行相联，所以可以见灾异于星辰。这样不可见的阴阳运转之道，通过五行属性的变换，而展现为星辰天象等的运转，变为可思可查之对象。通过观察天象，推算运道，即可见人事中的吉凶祸福。易道遂成为沟通人道与天道的环节所在。

三、有无互通：天人感应的新形式

董仲舒通过阐述《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提出天人相应之说。这种天人相应，在董氏时，只是简单的天人比附，如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之类。其目的是通过天的权威以限制君权，屈君以伸天。就其易学言，董氏把《易传》中“人文化成”的思想观念发展为一种“人文宇宙观”，从宇宙观高度审视人类文化，又从人类文化角度看待宇宙，宇宙观与文化观合二为一，表明了宇宙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本源和基础，而人类文化是宇宙的发展和完善。^④ 而董氏以《春秋》为文本的解读选择，使其解释能力显得过于单一，缺乏可靠性或“科学性”。至董氏后的半个多世纪，虽天人感应思想仍在指引汉代的学者沿此进路思考问题，但《春秋》学说却逐

渐失去了解释现实的活力，代之而来的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⑤

汉代的易学家致力构建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体系，希望通过对天道运行的模拟，构造出宇宙运行及人事祸福的“阴影王国”，以此来推天道以明人事。京房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以阴阳五行循环比拟天道运行，将五行结构以阴阳为基础纳入八宫之中，体现出一种原始反终、往来不穷的天道循环。如上所言，五行循环，其本质应是一种阴阳二气的流行与对待，而阴阳的流行对待又通过五行的循环昭示人以吉凶。形上之“无”落实为可见之“有”，五行成为京房筮占的中介，而以这种方式推算出的吉凶与董氏的天人相比附相较就更有说服力 and 可信性。可以说，京房所构建的宇宙图式是更为复杂而细腻的，他几乎将同时代所能了解的天文地理知识都纳入到宇宙图式的构建中，以增加其占筮的可信性并藉此增强《周易》筮占在政治上的言说力度。

但从本质上说，京房仍沿着董氏天人感应的进路思考现实，构建易学体系。^⑥ 只是董氏多以《春秋》言灾异，京房则以易道通天人。在京房看来，天道有其正常的运行规律，易道通过五行变换，表征天象运转。当政事符合民意，天象即会正常运行，但若政行有误，天道运转即会失常。通过易道可以推算出正常的天象运转，通过现实的天象可以洞察其变化是否符合常道。京房就是以这种当时最为“科学”的言说方式，涉足政事，屈君以伸天。易道成为京房言说政治的工具，在其构建易学体系之初，京房就已带有了这种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这也正是其师焦延寿所说的：“得我道以亡身者，

① 参见郑万耕：《易学中的阴阳五行观》，《周易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京房：《京氏易传》卷下。

③ 京房：《京氏易传》卷下。

④ 参见李英华：《董仲舒易学哲学思想探析》，《周易研究》2004年第2期。

⑤ 参见史怀刚：《京房易学的目的——以汉代的政治经济、自然、科学为背景》，《兰州学刊》2007年第10期。

⑥ 参见王新春：《哲学视野下的汉易卦气说》，《周易研究》2002年第6期。

必京生也”^①的原因所在。

可以看出,京房以易道沟通天人,言人事,明人伦,定王道,借助天道的权威言说政治主张,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更多是一种儒家式的济世情怀。孔子在帛书《要》中言道“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赞之而未,好之而非。”^②他将学易之境界分为三层:巫覡幽赞神明,以冀望于超自然的神灵襄助;史官则穷究物之数理,以数推演,趋吉避凶;君子则以易道启发德性,反求自身,以德义获得吉祥福报。京房与此三层境界相较,则处于数和德之间。他虽以易道言灾异,其目的却是指向人伦,其思想本质是天人感应。可以说董仲舒所开启的天人感应思想,在京房这里得到了发展。易学成为西汉中后期天人感应之学主要的表现形式。

四、结论

第一,在京房象数易学背后有着丰富的义理内涵。京氏以“有无”诠释易理,认为阴阳变化是不可见的“无”,而阴阳的变化又通过天象变化得以展现为“有”,有无互转,所以可以“察显以知隐”。这种“有无”分析既不同于先秦道家学说,又有别于魏晋玄学。

第二,阴阳之道通过五行思想展现为一种

可以筮定吉凶的体系。京房纳五行入卦,并将五行之理落实到了卦爻的层面,五行生克成为筮占吉凶的中介。五行定吉凶,通过五行属性的变化,阴阳变化得以表征天象的变化,阴阳运转不可见之“无”展现为可感可察之天象变化即“有”。“无”与“有”被京房赋予了吉凶祸福的意蕴。

第三,京房以构建易学体系筮占吉凶,但这并不是其最终之目的所在。京房之目的,是以易道沟通天人以言人事,明人伦,定王道,即言说现实之政治。正是通过易学体系的构建,京房获得了涉足政治的机会,但却也因政治而亡身。在京房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儒家理想主义的济世情怀。京氏易学也即有着政治哲学的意味。

本文作者:广州暨南大学国学研究所副所长、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班固:《汉书》卷88。

② 廖名春:《帛书〈要〉试释》,《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出土易学文献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0页。

On Being and Nothing of Jing Fang's *I Ching Learning*

Shi Huaigang

Abstract: The way of yin-yang is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Jing Fang's *I Ching learning*. The thought of five-elements is the bridge via which the way of yin-yang unfurls itself in the real-life lay and embodies good or ill luck. The way of yin-yang as the invisible “nothing” exhibits itself in the “being” of astronomical phenomena by the thought of five-elements. Jing Fang developed the thought of interaction of heaven and man,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Dong Zhongshu. So abundant Yi-ology and humane solicitude are expressed in the thought of Jing Fang.

Key words: being and nothing; the way of yin-yang; five-elements; the way of *I Ching*